

振保的双重欲望

——以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例

金垠伶*

目 录

1. 绪论
2. 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
 - 1) 想要给他人呈现好的形象的佟振保的欲望
 - 2) 想要给他人隐藏的佟振保的欲望
3. 成为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4. 结语

中文摘要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张爱玲的中篇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难以摆脱的悲剧生活,同时表现出了男性的双重性。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很好地读懂了男性心理,同时也讽刺了男主角振保的‘正确的世界’。《红玫瑰与白玫瑰》以振保为中心,出现了妓女、自由女学生、自由奔放的有夫之妇和贤淑的妻子等四名不同的女性。振保将这些女性分为‘红玫瑰’和‘白玫瑰’两分法。最终,以这种二分法划分的东西成为振保自己的自食其果,自己的伪善认同感也随之崩溃。这些女性以‘红玫瑰’和‘白玫瑰’构成,在心理上打击振保。《红玫瑰与白玫瑰》有着理想的现代中国男性主人公振保的伪善双重性。振保表面上希望别人看到他努力、诚实生活的非常理想的样子,但他看不见的内心却表现出忠实于自己的本能和欲望的样子。因为这种双重面貌是人类的本质,在现代社会生活时,意识到了人类所展现的面孔和他人的眼睛。这既是对人类本质的歪曲,也是人类通过控制和压迫,让人类自己伪善地战略。因此,人类应该关注自己的真实面貌,抵抗伪善和虚

* 부산가톨릭대학교 인성교양학부 시간강사

伪, 寻找自己的真心。本文将在社会制度和规范下的现实中, 观察男主人公振保表现出的双重欲望。

关键词: 张爱玲, 《红玫瑰与白玫瑰》, 双重性, 欲望, 认同感

1. 绪论

如今, 现代人往往通过他人的眼睛, 以及他人的看法来, 审视自己。然而, 在多数情况下, 他人眼中的形象、他人口中的评价, 只是把一些个人想要呈现的形象进行剪辑之后呈现出来的自我, 甚至不包括本质意义上的自我的无意识的情感。故此, 人的双重属性, 是以各种情况为依据的, 是一种反映现代人生活片段的迹象。在对人的价值的思考方面, 相较于快乐与幸福, 现代人更多的是表现为不安、痛苦与纠结。人, 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实体, 而是以“我”与“另一个我”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存在¹⁾。既有顺从并接受所要扮演的角色的一面, 有时又为了寻找真实内面里无意识的自我而经历与意识里的自我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过程。在生活中, 人往往隐藏内面的情感, 只表现出外在的情绪。这表示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们不仅注重自己对外的颜面, 而且还意识他人的视线, 并由此表现出自己的存在性。在这种社会生活环境之下, 虽然会面临理性与现实这种有落差的情况, 但是人们想要努力做到绝不向外表露隐藏在内心的理性与情感。人的这种双重属性, 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人的本质, 扎根在人的心里。艾瑞克·弗洛姆 (Erich Fromm) 曾说过, “人的心理的基础, 通过理性, 与追求进步的意欲具有二分性”²⁾。言下之意, 即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 是必须与他人融合在一起生活的存在, 而且会与自己所属的社会以及与周围人进行持续交流, 是与他人相互影响的存在。并且, 在性格的形成方

1) 罗洛·梅(著)·Park Sang-chang(译), 《迷失自我的现代人》, 首尔: 文艺出版社, 1994, 第82页。

2) Oh Byung-nam(著), 《美学讲义》, 首尔: 文学与知性社, 1996, 第329页。

面, 倾向于受无意识中形成的周围环境的影响。在生活中, 现代人由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压迫, 呈现出异于真实面貌的社会化面貌, 形成了双重本性。由此可以说, 人具有双重性, 即现实与欲望。这意味着, 人作为社会化自我, 根据不同的社会角色, 赋予自己新的意义。因此, 人不仅想要改变自己的外貌, 而且还具有想要改变内在性格的欲求。对于这种欲求, 可理解为人本质化的性格, 即个人的双重因素。此外, 每个人都具有双重性, 并且靠二分法的思维来生存。这既是人的本能, 又是纠结。所以, 对于人的双重性, 不能以好坏二字来断定, 而是应该将其视为一枚硬币, 前后两面不可分割。从这一角度而言, 张爱玲的作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 张爱玲作品的情节主要是以普通人的欲望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故事为线索的。中国关于张爱玲的正式研究, 始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方向方面, 则从多个角度出发研究张爱玲。包括有评论张爱玲文学之现代性的文学批评³⁾, 从女性主义角度研讨张爱玲作品的文章⁴⁾, 以及研究张爱玲小说中登场的女性之主体性的论文⁵⁾。还有, 以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为例, 进行心理分析的文章⁶⁾, 以及关于张爱玲小说中特别出现的象征的研究⁷⁾。在韩国, 自宣钉奎于1985年发表《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与女性的本位》⁸⁾之后, 关于张爱玲的研究才进入起步阶段。韩国关于张爱玲的研究, 主要包括人物形象

3)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上海文学》第10期,1995,第62-72页,李梅,〈张爱玲的小说传统与文学中的日常叙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202-205页。

4)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 林幸谦,〈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1998,第78-91页。

6) 王剑丛,〈雅俗结合的宁馨儿—试论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1991,第291-297页,李祥伟·王凤霞,〈通俗小说中的自我意识与读者意识—以张爱玲小说《多少恨》为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2008,第80-83页。

7) 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第5期,2001,第169-175页,庄超颖,〈真幼虚实交融叠化—解读张爱玲小说的镜子意象〉,《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第23卷第1期,2005,第96-100页,黄德志·郁颖,〈张爱玲小说中的公馆意象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2013,第141-147页。

8) 宣钉奎,〈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与女性的本位〉,《国际文化研究》,第2卷,1985,第137-155页。

分析, 主体研究, 创作特点, 比较研究等等。在韩国, 有关张爱玲研究的首个学位论文, 则是发表于1989年的李康姬的《张爱玲短篇小说研究: 以作品人物为中心》⁹⁾。另外, 在主体研究方面, 集中探讨女性主义与女性意识¹⁰⁾。由金顺珍发表的题为《张爱玲小说研究: 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身体·权力·叙事》¹¹⁾的论文, 是韩国关于张爱玲的首个博士学位论文。另外, 还有从心理、欲望以及人性的角度, 对张爱玲作品进行主体研究。在创作特点方面, 韩国关于张爱玲的研究, 普遍通过创作色彩比较, 象征, 心理描写技巧, 表现手法¹²⁾等, 探讨张爱玲的小说。在比较研究方面, 可分为张爱玲小说作品的比较, 张爱玲与其他中国作家的比较, 以及张爱玲与韩国作家的比较¹³⁾。本文以《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例展开探讨。《红玫瑰与白玫瑰》, 初载1944年5-7月《杂志》第13卷第2期第1-4号, 是张爱玲的中篇小说。作品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普通人的隐秘心理和情结, 展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难以摆脱的悲剧命运, 同时披露了男性的双重性。中国对于《红玫瑰与白玫瑰》已经进行过大量丰富的研究。然而在韩国, 关于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研究, 尚处于匮乏的状态。韩国关于张爱玲的研究, 如上所述, 围绕张爱玲的小说, 或者划分新旧纠结与对立、男女的婚姻世界等, 或者分析小说里的男性与女性形象, 再或者运用小说所展现的主题意识与精神分析方法来分析小说里的人物形象。韩国虽然以张爱玲的所有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 但是对她的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¹⁴⁾的研究却不

9) 李康姬, 〈张爱玲短篇小说研究: 以作品人物为中心〉, 淑明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89年。

10) 金信英, 〈张爱玲文学中出现的女性意识研究〉, 淑明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0年, 崔信爱,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研究-关于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研究〉, 京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年, 姜承美, 〈张爱玲小说的文学特征研究: 围绕女性意识和叙事〉, 淑明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4年。

11) 金顺珍, 〈张爱玲小说研究: 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身体·权力·叙事〉, 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1年。

12) 沈志娟, 〈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传奇》表现技法研究〉, 汉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Shin Min-sun, 〈张爱玲的研究: 以人物分析和表现手法为中心〉, 檀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13) 郑恩雅, 〈张爱玲张爱玲和崔贞姬小说的比较研究: 以1930~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女性形象为中心〉, 高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金红月, 〈崔贞姬和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以女性形象为中心〉, 首尔市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年。

多。本文将探讨张爱玲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主人公佟振保在无法独自存活的社会制度规范的现实中所展现出的双重欲望。

2. 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

《红玫瑰与白玫瑰》，是以主人公佟振保辗转于女性之间的经历作为题材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佟振保，看似“中国现代社会的理想人物形象”。佟振保虽然出身微寒，但是具有一番能力，是个试着开拓自己人生道路的人。别人眼中的佟振保，是一个过着模范生活、有操守、且拥有诚实人格的男性。对此，佟振保也很自负，他认为自己的生活符合众人对他的认识。他抑制着自然的欲求，一种超乎常人的决心让他控制这些欲求游刃有余。他想要在此过程中，寻找自己生活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佟振保所呈现的生活轨迹，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遇见新的女人。整个可以说是一个男人辗转于各个女人之间的过程。但也是因主人公佟振保的内在欲望，即伪善与虚伪意识而总是对立的过程。由于佟振保的偏见，傲慢，以及伪善的道德意识，他未从任何一个女性那里感到满足与幸福。因此，他与她们总是处于相对立的状态。而且这一对立，作为一种线索，助长了他对新的女性的期待感，从而造成了他继续辗转于各个女人之间的局面。这部作品的题材，是一个男人纠结于维护名誉和自尊心的义务化的欲求和作为男性的本能的欲求之间的双重心理。张爱玲从多个角度展现了由于社会惯例与习俗的束缚而不能够表露自己的意志，甚至表露得表里不一的某个男人的心理和行为。

14) 闵新惠, 〈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研究〉, 朝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金顺珍, 〈帕鲁斯和母亲-以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中心〉, 《外国文学研究》, 第11号, 2002, 第37-59页, Yoo Min-hee, 〈‘玫瑰’的叛乱与反击—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再读〉, 《中国语文论丛》, 第78卷, 2016, 第255-277页.

1) 想要给他人呈现好的形象的佟振保的欲望

在社会认识中，个人最脆弱的部分或许是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所有集体当中，适用于任何一个集体。普遍性，不仅是本能，一种想要隐藏不完美与脆弱的人的本能；而且还是结果，一个反映着个人想要融入集体的标准点的欲望与不愿落伍于集体的心理。在一个集体里，普遍性越强就越安全，越有利于生存。现代人，把普遍性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欲望，而且当欲望满足这一标准的时候，一种满足感悠然新生。事实上，这近乎于一种错觉，即不顾每个人所具有的本质本性，把社会任意规定的视为自己的欲望，生活在错觉当中。当一个人身处无视个人的欲望而一味追求他者的欲望的阶段，就会盲目地遵循大多数标准，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倘若这一阶段进一步深化，则会变质成为一种崇拜，无条件地排斥一些不符合这一标准的事物。然而，只允许一种标准与价值的时候，社会歧视则变得更加深刻。在那种社会环境，歧视将不是歧视，排斥也将不是排斥。信任社会之正确性的标准越单一，监管就变得越容易，对个人的压迫与限制越严重。理性为中心的思维与标准，虽然憧憬的是更加便利且不愧为人的生活，但是却并没有提出什么才是不愧为人之生活的本质性问题。

人格面具，是潜藏在人的无意识里的社会假面。个人有意识地、适当使用人格面具，不仅能够演出非自我的面貌，而且能够与他人友好相处，甚至包括自己不喜欢的人¹⁵⁾。因此，人格面具¹⁶⁾是大势所趋，既是生存的必要手段，也是进行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氛围背景之下，不仅盛行着男性至上，而且由于男性所追求的风潮的变化，男性对女性则使用“对性的双重标准”来进行评价。佟振保也是如此。他把女性分为两种，即贤淑的女人和妓女。因为他认为，这应该是品行端庄的男士所想出来的区分法¹⁷⁾。他把女性

15) 卡尔文·S·霍尔(著)·Choi Hyun(译)，《卡尔·荣格心理学入门》，京畿道：泛友社，1985，第57-58页。

16) 卡尔·荣格从分析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提出的概念。

17)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54页。张爱玲，“从那天起振保就下了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

彻底困在家庭的牢笼里，自己扮演着重视家庭且视婚姻为神圣的道德主义者的角色。佟振保唯名誉是图，为了名声，他压抑着自己的本能。在《红玫瑰与白玫瑰》这部作品里，佟振保是一个在英国受过西洋教育且获得学位的精英男士，但是他为了使自己符合传统社会所要求的男性形象而自己压抑着心中的欲望。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里，不合乎父权制规范的女性的对性、对社会的欲望，被视为可摇拽男性为中心的支配秩序的警戒对象。

振保自从结婚以后，就一直觉得，外人所有人都应该从他妈妈那里拍拍他的肩膀，鼓励他。像他母亲一样，知道他牺牲的细节，也就是那些不知底细的人，他也觉得他得到了他一点敬意和温情的回报。人们常常为此说好，但他总是嫌不足，特别是设法做其他好事，这种好事总是形影不离地随波逐流¹⁸⁾。

佟振保通过勤奋、克制与节制，娶了贤淑且纯洁的妻子，一起侍奉着老母亲，把她们围在家庭当里拥有并抚养着。对此，他自负地认为，既然自己证明了个人的美德，自己就有充分的资格成为一名理想的男性。即使对于女性，佟振保也井然有序地将其分为红玫瑰与白玫瑰。

振保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他说的一个是他的白玫瑰，另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子，一个是热情的情妇。一般人本来就是这样把绝热两个字分开说的¹⁹⁾。

佟振保根据梳理完的公式，使用二分法，把女性分为两类。佟振保出于自私自利的天性，这种二分法的思维，适用了成功与失败、善与恶、好与坏等二分化的范畴，存在不适应、不合理的思维。这是想成为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的佟振保的自私本性，也是他在小说中讽刺的社会伪善。佟振保与四名女性的关系（巴黎妓女，玫瑰，娇蕊，烟鹂），就是对女性二分思维的具象化。佟振保

18)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88页。

19)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51页。

与上述女性的关系，以佟振保从英国获得学位回归上海为基点，分为两类。在上述四名女性中，巴黎妓女和玫瑰是佟振保在英国留学时期遇到的。娇蕊和烟鹂，则是佟振保回到上海之后遇到的女性，是这篇小说里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按照佟振保的思维，红玫瑰与白玫瑰代指的是不可结婚的女人和可结婚的女人。他所命名的可结婚的女人是“白玫瑰”。所谓白玫瑰的女人，不仅要接受佟振保的控制，而且不可以缩减家庭财产，还有更不可以抹黑佟振保的社会声誉，佟振保必须是她们的整片天空。“白玫瑰”是温顺、纯洁的代名词。因此，佟振保选择孟烟鹂做自己的结婚对象，孟烟鹂给佟振保的第一印象只有朦胧的白色。孟烟鹂虽然像孩童般娇弱，但是家庭出身不错，还受过高等教育，几乎不与人交际。佟振保看到孟烟鹂的瞬间，直觉告诉自己她是他二分法中的白玫瑰。与此相反，不可结婚的女人则是“红玫瑰”。所谓红玫瑰的女人，必须是令自己摆脱绅士形象的存在，能够与他人侃侃交流，是一个拥有孩童般的头脑、成熟妇人的美丽、以及能够激发诱惑的结合体。“红玫瑰”的华丽，必然与性爱有着联系。在性爱欲望中，不可能会有爱情、友情等人间真情。在佟振保的欲望中，也没有诸如真挚的感情。这些对佟振保来讲，不过是个情感的奢侈。

佟振保为了向社会呈现其双重意识结构，给集体里的“我”戴上人格面具。人格面具 (persona)，使社会中的人在扮演各种角色时，能够演绎出适合其角色的人格，是人本来的心象。换言之，人格面具即意味着“假面”。比如，母亲扮演为人慈母的角色，父亲则要扮演不愧为人父的角色，并且与现实社会和谐共生。人格面具所表露的人格，作用如同润滑油，不仅使自己免受伤害，而且不给他人带来伤害²⁰⁾。这是众人所共同具有的情感与精神行为模式，是存在于人的所有心理形态的原始心象。在社会生活中，人不可能一一全部贯彻实现自己的所言所行。人，具有作为一个个体的位相与职责，不能不遵循社会规范。每个人都具有一副假面（人格面具），只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和场所，比如职场、家庭等场合，适当拿出来使用这副假面。在现代社会里，倘若不能适当使

20) 坂本美美惠(著), No Jiyeon(译), 《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首尔：现实与未来社, 1999, 第128页。

用人格面具，则会造成人际关系的破坏，甚至难以进行社会活动。为了给社会好人的印象，压抑着自己的欲求。为了与对方维持好的关系，则会过分努力，投入百分之二百的努力。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即使心生不快，也不会将其表露出来。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为不辜负他人的期望而努力着。这是“应该呈现出好的形象”的人格面具强烈作用的结果。

事务谁也不像他那样热情、认真，朋友也不像他那样热情、义气和克己。他为人很起劲。他不相信有来世。不然他改了名字还要再试一次。普通富贵工人和文艺青年戏称他为庸俗但不厌其烦²¹⁾。

原因是佟振保在所有方面都是最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²²⁾。佟振保也被好人的假面所束缚，没有摆脱假面的形象。此处如实地表现了为了给他人记下好形象而隐藏自己情感的人的双重面貌。而这种双重性，是因为没能摆脱他者的视线。

振保派看着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心在做姘禁忌。“你呢？过得好吗？”振保用两句话简单概括了他圆满幸福的生活，并量了量字句，抬头一看，在公交车司机座位右侧凸出的小镜子中，自己的脸显得平静，但在车身的晃动下，镜子里面的脸也跟着颤抖，这种奇异的心灵的平静颤抖，就像有人轻推他的脸一样。突然，他的脸真的开始颤抖起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他的眼泪滔滔不绝，不知为什么，他也不知道²³⁾。

2) 想要给他人隐藏的佟振保的欲望

一般情况下，人扮演着赋予自己的角色，并且努力呈现好的一面。当人未

21)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52页。

22)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51页。“他整个地是这样一个人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23)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85页。

能遵循自己所设定的符合社会化角色的人格与行为标准的时候,担心自己被评价为一个笨拙的存在而感到不安,开始抑制自己。这样压抑自己,导致机械化地遵循制度的行为反复出现,进而使自己遵从他人的欲望,个体被集体表象、共同的理想与集体性埋没,造成个人的纠结与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便失去固有性与主体性,甚至难以下定自律性的决定。最终,只能无限反复做出屈服于他人意见的决定。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完全摆脱社会意识。我们不仅通过他者的眼睛了解世界,而且从他者的欲望中寻找自己的欲望,并且与他者共同生活着。然而,在某个瞬间,也有个人能够主体性地发掘自己的欲望、表现并创造本性的机会。在那一瞬间,个人作为真正的主体,可以表现自我、可以表露个体的存在感,而不是束缚在集体当中。那时,个人就会发现自己的欲望,而不是活在某个人的欲望当中。人,拥有想要表现“自己”的欲望。这是人的内面作用的结果。

所谓欲望,指的就是欲求与要求之间的间隔,包括想要得到和不可能得到之间的紧张。这一间隙,就是欲望的空间,是内面存在的地方。欲望,总是想要在与他者的关系当中获得自己的正体性。如果说,出于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表现出了“自己”的存在感,这被视为是欲望的表现的话,就可以说自我认识的过程是通过自己内面的反省来形成正体性的过程。亚里士多德曾言道,欲望总是“对愉悦的欲望”,欲望本来就是向着“获得快乐”而行进的。所有人都共同拥有的自然欲望,过剩是个问题点,而自然状态的人所具有的欲望并不构成问题。自然欲望是对必要的充足,在饱和状态下,唯有量的超越才构成问题²⁴⁾。佟振保面对自己热烈的情感,并不想隐藏自己的欲望。他在与四个女人的关系中,把自己的欲望具象化。他的第一个女人是在巴黎遇见的低价妓女。在英国穷酸

24)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Moon Kyungja·Shin Eunyoung(译),《性历史2 - 快乐的活用》,京畿道: nanambook, 2014, 第58-67页。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解释肉体的快乐时举出了“aphrodisia”一词。这是指提供某种形态快乐的行为、身体动作、接触等统称。对于这种快乐,福柯说,虽然大自然使非洲成为低等、从属、被制约的快乐,但性活动却超出了自然规定的界限,这是因为快乐的这种自然生命力,它诱惑着欲望。因为这样的生命力,排名被颠倒,欲望和满足成为第一位的,而且赋予了灵魂的绝对权。

留学的佟振保，在暑假期间去了巴黎。在巴黎街头上，佟振保遇见了妓女，“她穿着一件黑色蕾丝网眼下的红色衬裙。他喜欢红色内衣。没想到有这样的女的，还有旅店。”²⁵⁾佟振保跟随妓女走进了她的房间，从此陷入了欲望。佟振保的第二个女人是英裔中国人玫瑰。玫瑰是混血儿，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面对玫瑰的坦率和爽朗，“玫瑰是不是爱上了他，振保看不大出来，他自己是有有点着迷了。”²⁶⁾佟振保喜欢像玫瑰这样，对感情率真的女人。

“振保吻了她，她流下了眼泪，是他在哭，还是她在哭，两个人都不明白。车窗外还飘浮着那股莫名其妙的轻微风湿气，浑身的力气没用，只能用来搂抱。玫瑰紧贴在他的脖颈上，总觉得不对劲就换了个姿势又换了姿势。不知怎样再紧贴一点才好，没有生在他身上，一直呆在他身上。振保派心里也乱糟糟的。他做梦也没想到玫瑰会如此爱他，随他便吧。但是…。这绝对不行。玫瑰终究是一个正直的人。这种事不是他干的。”²⁷⁾

玫瑰的热情与爱情，让佟振保心动，他极力寻找内心的平静。这让佟振保更加压抑紧张感，导致他终生不能忘记玫瑰。在英国衣锦还乡的佟振保的第三个女人是王娇蕊。王娇蕊是朋友王士洪的妻子，是佟振保就职于英国公司而租入王士洪的公寓而遇见的。佟振保从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开始，就被这个英国留学归来的新加坡华侨的性感外形迷住了。

“她的肥皂泡白发底下的脸是金褐色，皮肤紧绷，油光锃亮，眼睛像艺人似的翘起来了。无名贝尤卡塔不系绳子，轻轻打在身上，从那根浅薄的墨茎上大致可以推测出人体的轮廓，一根根都活着。”²⁸⁾

王娇蕊魅惑动人的外貌，仿佛带着魔力，吸引了佟振保。

25)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53页。

26)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55页。

27)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56页。

28)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59页。

“她穿的礼智的长袍是最辣最潮的绿色，沾上什么东西就染成绿色。她微动一步，仿佛在她刚刚占据的空气上留下了蓝色的印记。衣服做得太小了，两边裂开一英寸半的缝隙，用绿丝带编成十字形，里面深粉色的衬裙露了出来。那种过分耀眼的色调会使人们久看下去会得色盲症的。能随便穿那种衣服的人只有她。²⁹⁾”

王娇蕊，可以说是理想女人，她拥有男性对女性的所有幻想。对佟振保来说，王娇蕊是非常生动且性感的女人。她是激发佟振保欲望的存在。佟振保所欲望的对象，共同具有自由奔放、率直坦荡、纯真无邪、以及十分性感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因此，令佟振保不能忘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性感魅力。这或许是佟振保唯独喜欢可连想的到玫瑰与王娇蕊的妓女的原因之所在。

“告别了玫瑰，她借尸还婚，也成了别人的妻子。而且这个女人比玫瑰还要过分。她在那间屋子里尽是朱红色的壁画，左边的每个角落似乎都画着半裸的她。怎么会只遇到这样的女人呢？难道到处都怪他一触即发的状况吗？纯粹的中国人走这条路的人到底少吗？³⁰⁾”

王娇蕊的魔力，把她停留过的房间里的壁画也换成了赤粉色，而那幅壁画里仿佛印着情欲的娇蕊。佟振保从王娇蕊那里看到了玫瑰的欢迎，内心甚是高兴。王娇蕊，与佟振保在英国抛弃的玫瑰相似，甚至具有超越玫瑰的魅力。

“他站在玻璃门前，久久地望着她，他的眼里冒出泪珠，因为他和她到底在一个地方。两个人也有身心。他希望她能看见他的眼泪，但她专弹她的琴，振保忧心忡忡，凑近给他揭乐谱，故意打扰她。但是她却没有理睬。她根本不遵循乐谱。她把乐谱背得滚瓜烂熟，随手流了出来。进步有时会突然生气，他和她似乎毫无关系。他把她紧贴在一起，坐在琴凳上，伸手搂住她，把她拉了过来。琴声戛然而止，她娴熟地把脸斜向一边。他们接吻了。振保拼命地按住她的键盘，响起隆隆混乱的雷声，这至少与别人送给她的吻有些不同？³¹⁾”

29)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63页。

30)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62页。

但是佟振保抛弃所有令自己感到魅力的女子，与一个叫孟烟鹂的女人结婚，她是佟振保的第四个女人。与孟烟鹂结婚的理由，只是因为她与自己迄今见过的女人正相反。在佟振保看来，她还算是个理想的女人。选择与孟烟鹂结婚，不是出于佟振保自己的欲望，而是在别人看起来她是个还不错的顺从的女性，只是抱着这种期待佟振保娶了孟烟鹂。对于孟烟鹂，佟振保怀揣虚假的情感，她不是自己投入真实情感的、内心的欲望所要求的女子，他在她身上并没有发现作为女人的魅力。佟振保感到婚姻生活枯燥乏味，有了外遇。佟振保开始一点点地亲手毁掉自己一直以来认真遵循且自负的道德君子的自尊心和名誉。以此为楔机，佟振保褪去伪君子的虚假与伪善，表现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求而果断付诸行动之人的面貌。

从佟振保身上，可以发现渴望自己所没有得到的，即是欲求缺乏的症状。通过随情况逐渐变化的佟振保，可以判断其具有巧妙的双重性。欲望，有时消除现代人未满足的欲求，并且通过填满这一欲求来传递一时的自我满足感。但是，对欲望加以禁忌的话，可转变为剥夺个人自律性的社会控制原理。所以说，正如缺乏创造欲望，禁忌同样能够创造欲望。随之而出现的便是反效果，即人的原始欲望与本能变得更加强烈。被歪曲、被压抑的欲望与本能，孕育了佟振保的冷漠与绝望。而佟振保求得一个方向克服这种冷漠与绝望，就是寻找爱欲。

然而，有时由于贪欲与沉溺，带来更大的丧失感。欲望的过程，往往抛出判断题，即要判断是给人提供富足的生活与活力的正向欲望还是贪欲与沉溺之欲望的暗影。同时，衡量着“善”与“恶”的友情成分，不断思考人的本性。

31)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70页。

3. 成为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人类的特征是欲望的存在。直到死亡的那一刻,人类都没有正确辨别或识别欲望的原因,但却没有放弃,而是不断欲望的存在。像这样,欲望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但人类形成的文化和支撑它的制度必然伴随着欲望对人类本能的压迫³²⁾。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自己制定高标准,严格控制自己,让别人满意。现代文明人生活社会组织之中,被社会规范、道德伦理、习惯和制度所束缚,几乎无所不能。现代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之间缺乏界限和关系的过剩会对自我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关系带来的疲劳感虽然表面上不表现出来,但会积累在内心,损伤自我。为了治愈这种自我丧失,需要自主找回失去的自我。拉康的自我概念在其形成过程中就依赖于他人。在自我形成时期的镜子阶段,依赖于母亲,之后也继续依赖他人的视线。可以说,拉康的自我形象是他人眼中的形象的总和。如果自我是由他人形成的,那么自我是由他人的视线定义的,真正的自我就会陷入个人内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认同感的空虚之中。

在张爱玲的作品《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对每件事都表现出非常负责任的样子,但他的标准是时刻想着周围人的视线。因此,有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寻找女人也是他周围的视线所允许的范畴和思考,不受任何道义上的谴责。就这样,振保凭借着毫无批判和习惯性的东西,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另外,从外部来看,作为家人的骄傲得到支持,更加巩固了欺骗行为。他通过自己选择成为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来塑造自己。这样的全宝将迎来听到自己内心声音的瞬间。那就是结婚后回顾自己的妻子和娇蕊,怀疑他到现在的生活可能不是很好。否认自己认为现在的正确而选择的东西,就会导致对自己的否定和丧失意义。他认为正确的社会制度中自己应该遵守的习惯和规范中,周围人的视线是父权制社会的逻辑。结果,这使他的人生彻底变成了虚假的、毫无意义的东西。振保结婚时之所以选择白玫瑰,也是因为得到了周围的人和他们的视线所感受到的同意。更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娶一位白玫瑰女性,为自己做好事,同时也做了所

32) 弗洛伊德(著)·金硕禧(译),《文明中的不满》,京畿道:敞开的书,2004,第168页。

有人都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振保才和孟烟鹂结婚的。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感到满足和幸福的振保,对妻子的感情逐渐冷却。被认为是完美的人生和价值绝对不是外部给予的。振保正在从妻子身上寻找导致理想婚姻破裂的原因。

振保派充实地做丈夫,使她喜欢上,但对她的身体却不太感兴趣。一开始很可爱,她那未发育的乳房,像一只睡鸟,像自己微微跳动的心脏,像他那双尖尖的喙的手,硬而软的是自己的掌心。后来她连这一点少女美也失去了。在逐渐熟悉了一切之后,她变成了一个十分枯燥的夫人。³³⁾

振保想从妻子那里逃走,妻子被认为是毁掉自己幸福的原因。因此,他摆脱了危害自己幸福的妻子,为了寻找满足自己欲望的女人,选择了出入妓女村。振保结婚后,为了避免与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发生矛盾,想邀请其他人一起生活,通过忙碌的生活来避免不和谐的矛盾关系。但这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想隐藏自己的不安情绪。

他仍然兴高采烈地忙碌着,但渐渐地疲劳显露出来,连西装上的微笑的皱纹也多少有些疲倦地笑了³⁴⁾。

后来发生了让振保感到困惑的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那就是遇到了他盼望已久的女人王娇蕊。事实上,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属于偶然性,因此无法摆脱其本身。我们将要经历的偶然情况不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因此,它不是限制或限制人类的行为,而是从自由的选择开始。振保在自己的状况下做出怎样的选择,也许开辟了与现在不同的道路。但是,振保没有意识到自己可以选择多种选择,这是因为当时他对社会规范的认识。与此相比,摆脱它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是被妨碍的人生。像这样,在振保所拥有的社会制度和规范中,成为正确的理想中国人物的思考方式才是绝对的生活标准。他总是只在稳定的范围内行动,所以

33)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82-83页。

34)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第84页。

他选择了远离创造和改变新秩序的生活。振保是一个只依赖外部标准的人物。人类想要依赖的外部标准本身并不能指明正确的生活方向。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解释和选择,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因此,振保遵循当时的社会制度和规范,导致与妻子的矛盾,都是他的选择和责任。事实上,他并不知道振保认为完美的成功和幸福,最终会随着外部环境以及他的心情随时发生变化。振保在家庭或学校经历社会化过程后,盲目接受灌输的道德观念或习惯的态度得到了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振保适当均衡的生活,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社会,似乎都是成功的人生。所以,振保毫不怀疑,那是值得的。人是自由的,不依靠任何东西,过自己的生活才是人类应该争取的生活面貌和主体性。拥有主体性就是自己成为人生的主人。不是盲目地学习和支持社会制度或规范,而是自己要自主选择。

4. 结语

人活在世上,不断思考着对错、好坏、以及美丑。人类心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矛盾的情感,这些矛盾的情感不能像硬币的两面那样不利,它们的结合意味着一种属性消除另一种属性的本能和矛盾。正因如此,这两个自我的结合也和“莫比乌斯带”有着相同的关系。人类在极端的实际存在情况下,通过“理想的自我”和他的“实际自我”之间的冲突,明显地感受到了分裂的自我。因为,人类是同时拥有自己规定的“真实”的积极属性和“错误”的否定属性的存在。我们经常思考自己的所思所想是否正确。还有,人竟然可以选择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这又让我们觉得会造成自己正体性的模糊。“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人不可能独自存活在世上,总是要活在别人的耳目中,注视别人、意识他人。对此,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是我们又立刻向现实低头。我们面对自己的妥协,时而感到怀疑。这是因为人站在双向选择的歧路上,所欲、所求、所望、所贪、所取根深蒂固地扎在我们生活中。人间性,顾名思义就是人与生俱有的。如果硬是把自然的人之

本性贬低为有愧为人的话，我们应该在哪里找寻人间性呢？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遵循人间之本性的权利，也应该有表露的自由。一人看法微不足道，只有广泛收集见解，并且从全新的视觉进行推动，才能够健康地表现自己的欲望。无条件的独立与自由，反而造成个人的混乱，对他人与社会也带来更大的纠结。在全新的认识中，有必要重新研讨并整理个人从所属集体中受到的认识与文化见解是否存在着偏见。当然，个人无法研讨集体的所有认识。作为个人，即使做出了研讨，对其理解与解释的层面存在着局限性。即便如此，个人也会认识到社会从属，发现全新的视觉。这对寻找自己主体性的欲望，是有帮助的。为了自己真正的欲望，追求真实、表现真心，无比重要。在与欺瞒与伪善的社会共助的瞬间，某个人会成为牺牲品。追求虚假，虽然源于想要生存的热望，但是虚假的持续意味着不休止地否定自己的正体性。真实，是对自己如实地虚心承认。虚假，是为了保障临时的生存而做出的勉强。所以本人认为，对佟振保而言，与其讨他人之喜欢而紧盯别人的耳目，不如洗耳恭听自己的欲望。自己欲望的真实性，应该高于社会耳目下的压抑与控制。当道德与纪律在社会立稳的瞬间，人必定会寻找违背的方法。这是对歪曲人的本质的证据，同时也意味着人通过法与道德、控制与压抑，把自己变成了伪善的动物。所以，人应该注重自己的真面貌，抵抗伪善与虚假，寻找自己的真心。

參考文獻

- 卡尔文·S·霍尔(著)·Choi Hyun(译), 《卡尔·荣格心理学入门》, 京畿道: 泛友社, 1985年。
- 严家炎,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
- 坂本美美惠(著)·No Jiyeon(译), 《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首尔: 现实与未来社, 1999年。
-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Moon Kyungja·Shin Eunyoung(译), 《性历史2 - 快乐的活用》, 京畿道: nanambook, 2014年。
- 张爱玲, 《红玫瑰与白玫瑰》,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年。
- 宣钉奎, 〈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与女性的本位〉, 《国际文化研究》第2卷, 1985年。
- 李康姬, 《张爱玲短篇小说研究: 以作品人物为中心》, 淑明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89年。
- 王剑丛, 〈雅俗结合的宁馨儿-试论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 《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1991年。
- 陈思和, 〈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 《上海文学》第10期, 1995年。
- 林幸谦, 〈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 《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1998年。
- 金信英, 〈张爱玲文学中出现的女性意识研究〉, 淑明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0年。
- 许子东, 〈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3卷 第5期, 2001年。
- 金顺珍, 〈张爱玲小说研究: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身体·权力·叙事〉, 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1年。
- 金顺珍, 〈帕鲁斯和母亲 - 以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为中心〉, 《外国文学研究》第11号, 2002年。

- 崔信爱,〈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研究-关于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研究〉, 京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庄超颖,〈真幼虚实交融叠化-解读张爱玲小说的镜子意象〉,《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第23卷 第1期, 2005年。
- 郑恩雅,〈张爱玲张爱玲和崔贞姬小说的比较研究:以1930~20世纪40年代小说的女性形象为中心〉, 高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 闵新惠,〈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研究〉, 朝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 Shin Minsun,〈张爱玲的研究: 以人物分析和表现手法为中心〉, 檀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年。
- 李梅,〈张爱玲的小说传统与文学中的日常叙事〉,《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期, 2007年。
- 沈志娟,〈张爱玲 短篇小说集《传奇》表现技法研究〉, 汉阳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 李祥伟,〈通俗小说中的自我意识与读者意识-以张爱玲小说《多少恨》为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2008年。
- 黄德志·郁颖,〈张爱玲小说中的公馆意象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 2013年。
- 姜承美,〈张爱玲小说的文学特征研究:围绕女性意识和叙事〉, 淑明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 2014年。
- 金红月,〈崔贞姬和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以女性形象为中心〉, 首尔市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5年。
- Yoo Minhee,〈‘玫瑰’的叛乱与反击-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再读〉,《中国语文论丛》第78卷, 2016年。

Abstract

Zhenbao's Double Desire

— Focus on the Red Rose and the White Rose

Kim, Eun Young

Red Rose, White Rose is a novella by Zhang Ailing that delicately portrays the hidden psychology and complexes of people, highlights the tragic lives of women struggling to escape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reveals the duality of men at the same time. Zhang Ailing captures the male psyche in this novel quite well and satirizes the 'right world' of the male protagonist, Zhenbao. The story of Red Rose, White Rose revolves around Zhenbao and four different women: a prostitute, a free-spirited student, a carefree married woman, and a virtuous wife. Zhenbao categorizes them dichotomously as 'red roses' and 'white roses.' In the end, this dichotomy backfires on Zhenbao, leading to the collapse of his hypocritical identity. The women, positioned as 'red roses' and 'white roses,' strike the psychology of Zhenbao. Red Rose, White Rose exposes the hypocritical duality of Zhenbao, an idealized contemporary Chinese man. On the surface, Zhenbao wants to be perceived by others as a diligent and exemplary figure, but in his invisible inner mind lies a man driven by his instincts and desires. This duality reflects the inherent nature of humans liv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ho are conscious of their exposed faces and the eyes of others. Such a dual nature distorts human essence, as individuals become hypocritical through self-imposed control and repression. Therefore, people must focus on their true selves and resist hypocrisy and pretense to find the genuine min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dual desires expressed by the male protagonist, Zhenbao, in the reality shaped by social systems and norms.

Key words : Red rose and white rose, Zhenbao, duality, desire, identity

투 고 일 : 2025. 1. 10. / 심 사 일 : 2025. 1. 15.~ 2025. 2.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5. 2. 20.